

无声 对话

陈春儿 著



who is alone now
谁此刻孤独

无声 对话

陈春儿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声对话 / 陈春儿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339-3635-8

I. ①无… II. ①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 012577 号

责任编辑 项 宁 谢园园

装帧设计 吕翡翠

责任印制 朱毅平

无声对话

陈春儿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佳园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165 千字

印张 8.75

插页 3

版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635-8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一个恶棍的故事 — 001

无声对话 — 027

极端方式 — 052

等待 — 074

出去走一圈吧 — 099

你，不再是我朋友了 — 111

外婆，你好 — 136

隔膜 — 161

聚会 — 189

假如，你还有其他的凳子 — 217

两种结局 — 237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 262

脚上的球鞋底滑得跟一块软塌塌的光板舌头一样，配合着河岸潮湿的泥土，使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他两手滑稽可笑地朝空中乱抓，然后眼看着自己像一只装着重物的麻袋顷刻间掉入水中。

河岸上站着一个女人，她看着他在水中跳舞似的挣扎着。然后，他一路朝河底沉下去。被撕裂的河面顷刻间悄无声息地合拢了，微风拂动河面，河面泛起一条条温和的细棱，一切归于平静。岸上的女人用一双木愣愣的眼睛茫然地看着水面，看了一会儿，她慢吞吞提起身边一个湿答答的拖把走了。

“不可能的！人人都说我红光满面，起码可以活到一百岁，今年我才七十二岁。你看，我隔壁的老婶婶，她九十岁了，人早已干

成一只鸟，一阵风就可以把她吹倒，十年前就有人说她快死了，她至今还活着。我对门的邻居，金富良，那个又蠢又懒的老家伙，他虽然只比我大了两岁，可是，他脸上的皱纹宽得跟干面条似的，四颗门牙早没了，一笑就一个大黑洞，连气也喘不匀，他老婆子就更不行了，背比烧熟的虾还弯，走路慢得和从前的小脚老太太一样，他们都还好好地活着。你看看我，看看我的身板，我的脸色，对了，还有我的牙，一颗也没有掉，就算再吃上二三十年的硬豆子它们也不会有问题的！”说着，他起劲地敲击他的牙，让它们发出健康清亮的声音。他说：“阎王爷一定弄错了，你帮我查一查生死簿就知道了，就算今天阎王该要绑一个人去，那也不应该是我，应该是我老婶婶，或者是金富良他们那两个老家伙！”

落水人的对面坐着我们中国的一个鬼官，白无常先生。他端坐在一张四方高靠背的椅子上。他屋子的墙壁和房顶闪着暗色的模糊的光影，它们似乎存在，又似乎不存在。

白无常先生戴着一顶高高的尖顶白帽子，长头发纷披下来，面上涂着白色的粉彩，他的那条尺把长的红舌头被摘下来放在身边的桌子上。

他突然发现，白无常的眼睛是黑夜的一小片，没有眼珠子。这让他停止了自己过于激动的申述，有了一种害怕的感觉。这样的感觉是他一生从没有过的。他站着不动，不知所措，就像很多人曾经在他面前表现的那样。

白无常先生慢条斯理地给自己倒了一杯酒。酒冒着凉气。

接着，白无常说话了。他说话的速度非常慢，他说：“这里有很多年没有人过来了，这么多年我只是喝酒，没说过话，也没听人说过话。我比嫦娥还要寂寞。”他一口气把杯子里的酒喝完又倒满了一杯酒，酒在桌上冒着凉气，凉气像烟雾一样飘忽，“来吧，你来说说自己，用不着瞎编，我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只要你说得够精彩，能让我听得满意，我就不把你送进炼狱，而是送你上岸回家。”

—

“你是让我说说我自己吗？说实在的，我还真想找个陌生人说说，我这一生太有意思了，简直有说不完的故事，但是，我打哪儿说起呢？”

“随便，或者，先说说你是怎么结婚成家的吧。我自己还没成家就来了鬼门关了。”

“那好，那你听着，我包你能听满意了，但是，你要说话算数，听满意了一定要把我送回去，我知道我还命不该死。”

落水人长着一双牛一样的大眼睛，眼白特别多，他那双眼睛看起来想去找个地方落脚以便他可以舒舒服服地开始讲述。

眼睛在白无常先生胸腔的位置停住了，他盯着那一大片的白

袍子开始了他的叙述。

“小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我们天天在一起玩。他对我像狗一样忠诚，绵羊一样温顺，影子一样亲密，所以对我来说一个朋友就足够了。他就是我刚才对你提到的那个邻居，金富良。那时候，他还没那么蠢相，他是后来才那样的，这个你等下就会明白的。

“话说我们小时候都不用上学，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学校。做小孩子就是每天野来野去地疯玩，等到长大一点有力气了就开始干活。

“不是我吹牛，天生我就知道该怎么收拾一个人，让他对你俯首听命。第一次和金富良玩的时候，我带着他去墙洞的草堆里找到一窝刚出生的小老鼠。那窝老鼠我观察了很多天了。它们一共有六只。老鼠通体粉红，没长一根毛，血管和内脏清晰可见，还一动一动的。我把六只小老鼠捧在手里端到他面前，他吓得脸色发白，呕吐起来。我哈哈大笑：‘你一个男子汉，不会见了几只没长毛的小老鼠就害怕了吧？’金富良赶忙说：‘没有，没有，我是发痧了。’我当然没有去戳穿他的鬼话。只是有点后悔带他来早了，要是等到老鼠刚刚长了一身短黑毛的时候，那更要恶心几百倍，效果将会更好，不过，这样也够对付他了。

“我提出把这些老鼠放到金富根家去。这个金富根，我不会让他好过的，昨天我不过是在他家桌子上拣了个土豆吃，他就死命骂我。到了下午，我趁他家人不在，在他家堂屋拉了坨大便，结果又

被他知道了，上我家告状去了，他以为这样一来我就会怕了他，绕着他走了！他就看着吧，总有一天我会让他怕了我，绕着我走！我不会让他等太久的，那不是我的脾气。

“我们到了他家里，我把两只小老鼠放进他家米缸，一只放进菜碗，碗里还有一点干菜。他们家真够穷的，菜橱里干干净净的就这么一碗干菜，这下他们连干菜也吃不成了。一对老鼠放进水缸，我们围着看了一会儿，小老鼠吱吱叫了两下就死了，粉红的尸体浮在水面上。还有一只老鼠我想了一会儿后决定放进他们家的被窝里。放完后我们跑了，一口气跑到很远的田野里。停下来的时候，金富良吐了，吐了好大一堆，大便似的真够恶心的。我拍拍他的背说：‘你真的发痧了。’吐完后他直接瘫坐在泥地上。我说：‘从此以后我们是好朋友了，你不准把我做的事情说出去，你要是说出去了，我让你被窝里天天躺着死老鼠。’他对我点了点头，脸色很难看。就这样，这个比我大两岁的傻蛋成了我唯一的好朋友。”

白无常打断了他的话：“你说那个金富良做什么，我说过了我想听听你是怎么结婚成家的。”

他嘿嘿笑起来：“你别急啊，就讲到了。我结婚这件事和金富良有关，很大的关系。话说我和金富良跟人和影子一样黏在一起，什么好玩就玩什么，就这么着过了几年以后我们都长成了小伙子。突然有段时间，金富良老说他生病了，黄疸肝炎，这病是要传染的。一个人就一个人，虽然没有人在旁边看着跟着有时候会觉得干什

么都没劲。老实说不管我做什么金富良只是在我旁边跟着看着，他其实是个胆小鬼。

“有一天，我发现他家堂屋里坐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把我眼睛都看直了。我们村你知道的，四面都是田地，女孩子一到会走路就要去田里干活，力气蛮得和男孩子没什么区别，个个晒得黑黢黢干巴巴的，确实没一个好看的。可是，这个女孩子，安安静静坐着，人长得粉嫩粉嫩，好像刚剥出壳的嫩菱角那般鲜灵灵的。这才是真正的女孩子！”

“金富良在这个女孩子的身边转来转去，像一条不要脸的公狗。最可恨的是他居然还装着不认识我，见了我连个招呼也不打。吃晚饭的时候我妈告诉我，那个女孩子是山里人，来相亲的。她和金富良是娃娃亲，听说他们下半年要结婚了。

“我当然没让他结成婚，先他一步把那女孩子睡了。

“很多人以为我耍了很多诡计，把这件事传得神乎其神。其实这很简单。这女孩子看着个子高高的，人很聪明的样子，可是，你一动她的身体，她就傻成一个木头人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等她想起来要反抗的时候，她自己也知道反抗已经没用了。

“那时候一个女孩子被哪个人睡了就是哪个人的老婆了。我当然就是为了那个目的才去占有她的，当时我太喜欢这个看起来很不一样的女孩子了。

“我结婚那天，他妈妈在我家门前骂天骂地，把我们家祖宗八

代都骂了个遍。我真气疯了，抄起板凳就冲出去了。一板凳砸出去，他妈妈就没声音了。金富良抓了根扁担像疯狗一样扑过来，他那天身手真够快的。换个呆点的早被他劈倒了，但我是谁啊，我一个姐姐塞给我一张竹椅子，我立马扔到他身上，他被椅子一绊连人带椅子笨猪一样跌倒在地上。我另一个姐姐又马上递过一张板凳来，家里多的是椅子凳子。但是，那天人多，我们被邻居和客人拉开了。最后他只能坐在地上哭，我声嘶力竭地喊：‘就你这尿包也敢和我拼！’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到了这句话。他号哭着，他说我和你没完，太好笑了。

“那天我铁青着脸回到新房，新娘子在哭。

“熬到吃完酒席，把门关了，我让她把衣服脱了，一等做完事，我让她立刻起来。她朝我看了看，冷着脸开始穿衣服，我说：‘谁让你穿衣服了，起来！’她坐在那里惊疑地看了我半天，眼泪吧嗒吧嗒掉给我看。她以为我会同任何一个刚从女人身上爬下来的男人一样，贱得没血性了。那她就想错了！我毫不含糊地给了她两个巴掌，她不哭了，只是像个仇人一样盯着我看，一副恨不得把我吃掉那样的神气。我更气了，跳下床拿起大红箱子上一把系着红绸子的新剪刀，那是她陪嫁过来的东西。我举起剪刀对她说：‘你起不起来?!’她还是不动，冷着脸看我，眼泪挂在脸上，一副要和我拼到底的架势。真没想到她会那么硬气。我第一次动她身体的时候她那么傻呆呆的，今天像是换了个人，这让我更生气了。我咬着牙朝

她直戳下去，我打算一刀扎下去伤了给她医，死了赔她条命。算她聪明，立刻爬起来站到门边。要不是她肚子里怀着孩子我一定赶上去踹她两脚，是我的人了，还为别人掉眼泪，明摆着是想找死！她就那么光着身体站在门边哭着，一点声音也没敢发出来。哭了一夜，她就哭明白了。经过这么一次，我把她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她这辈子再也没有和金富良说过一句话，连看也没有看过他一眼。

“当然，金富良从此以后就疯了，耷拉着头，一副蠢相，跟着我干的时候那股子机灵劲没了。”

二

白无常先生说：“你可真是个坏种。”说完他大大喝了一杯酒，喝完咂了咂嘴，很享受的样子。

这个坏种舔了舔讲得发干的馋嘴巴说：“你能不能给我也倒杯酒喝喝？”

白无常睁着他黑夜般的眼睛说：“给你喝也可以，但是，喝完了你就再也回不去了，我想送你回去也没用了。你喝不喝？”

“那我就不喝了，我可还没活够，起码再活上个二三十年吧。”

“你说我坏种，小的时候我奶奶也这么说过。”他好像忽然来了劲，很爽快地接下去了。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提到过的那个金富根吗？他也是我家邻居，和我家还沾点亲。那天我在他家堂屋拉了坨大便跑了，他就逮

着我在家的時候找我奶奶告狀來了。我奶奶聽他說完，拖着她那粗啞的嗓子咯咯地笑了，她說：‘我們家出壞種了！’她顯然沒把這個年富力強的堂侄子放在眼里。金富根氣惱地對我奶奶說：‘小媽，你再不好好管管你孫子，他這樣下去，总有一天要遭報應的！’我奶奶聽了很生氣，她黑着脸說：‘你这么咒一個小孩子，你就不怕折壽嗎？！’金富根氣呼呼地走了。他一邊往外走一邊還小聲嘀咕，总有一天你們家本良要遭報應的，你們看着好了。不過，後來最終遭報應的不是我，是金富根他自己。關於這一點，又過了十年他自己就清楚了。

“我奶奶說：‘只要我孫子够壞，够狠，他自己就不會吃虧，只會給別人虧吃，那我死了也放心了。要是像你們倆那么老實，那么軟鼻涕一樣，我死了也放不了心。我要我孫子好好活着，給我多生幾個曾孫。要是哪一天我能活着看到我兒子的兒子的兒子出生，我的一生就圓滿了。’說完她又咯咯地笑了。我媽聽我奶奶这么一說，就把剛剛舉起來要揍我的那雙手放下了。

“我老婆好樣的，她能生，一口氣給我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女兒。除了我小兒子，他們個個都好樣的，我兩個大兒子凶得跟狼差不多，三個女兒罵人跟流水似的，就連村里最能罵的老女人見了她們都怕。我們一家就越來越太平了，用我奶奶的話說，就是只有我們家給別人家虧吃，沒有我們吃別人家虧的。

“可惜我奶奶死得早，她被一塊年糕花弄丟了性命。我爸爸去

别人家帮忙打年糕就得了这么一块年糕花，到家还是热的，爸爸说孩子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吃到。奶奶把年糕花吃下去后，眼睛都直了，她胃不好，胃出血死了。我哭了，我这辈子就掉了这么一次眼泪。

“如果我奶奶还在，看到我几个孩子长大成人，个个那么出色，她是一定会天天笑得咯咯的。

“我唯一不满意的是我的小儿子，他软得跟鼻涕一样，碰到点事情就知道像女孩子一样哭，要不是他也长着一双和我一模一样的大眼睛，我真会怀疑他是不是金富良的种。”

落水人不死心，眼睛盯着无常的酒壶。他说：“这酒我真的不能喝吗？我口很干。干得受不了了。”

“你要喝，你就喝好了，我已经告诉你了，喝了你就回不去了。当然，河水你可以喝，喝多少都没关系。”

“这水我是喝不下去的，水里什么都有，一股子腐臭味。家家户户都在这里洗衣服荡马桶，什么脏东西都往水里倒，河里长满了黑压压的跟斗虫。我的牛天天泡在这水里。它喜欢在水里拉屎拉尿，这么一说，我就更不能喝了。”他舔了舔干干的嘴唇，问：“无常大人，你可以把我送上岸了吗？我已经讲了不少了。”

“你总该告诉我你是怎么来这里的吧？”

“这个是应该说一说的，不然你会真以为是阎王爷在招我呢。

“就从今天早上说起吧。早上要出门的时候我发现布鞋大脚拇指的地方顶出了一个洞，我不得不去换上我那双烂球鞋。我一辈子穿的是布鞋，布鞋舒服，走起来轻悄悄的。脚上的这双球鞋是大女儿给我买的。老实说，我一点也不喜欢。可是，老婆子做鞋的速度越来越慢了。你知道的，我走路走得多了，多数是烂泥地，很费鞋的。赶不上穿布鞋的时候，我就穿球鞋。这球鞋看起来好好的，其实，底早磨薄了，走路直打滑。要不是这鞋害的，我也不会来你这里。

“我一边换鞋一边生气地对老婆子说：‘你那双新鞋到底什么时候能做完？’

“她说：‘做完这双我就不做了，我老了，眼睛花了，没力气了。替你做了一辈子鞋了，你也该让我歇歇了。’

“我瞪大了眼骂她：‘除非你死了！’

“我就这么气哼哼地出了门。

“我在村里转了一圈，本来我们村里总是可以看到一群一群的女人围聚在一起嘁嘁喳喳地说话，我总是悄无声儿地走过去站在那里听，听到了很多很多本来隐藏在村子里的事情。我还不止一次亲耳听到她们在说我，说我是个老恶棍。成家后，我白天多数时候就是在村里晃来晃去，这里站站，那里听听。我从来不会像头牛一样埋头去田里耕作，我不擅长那个，我习惯了白天养足精神半夜起来劳动。

“为此，我那个小儿子还说，为什么我们都要干活而爸爸只要管一头牛？这个傻小子，如果我半夜三更不出去把别人家地里的东西背回自己家，他能长得那么壮实？！他懂个屁！

“一年一年过去，越来越多的人去工厂上班，或者出去做生意了。扎堆聊天的人就少了。

“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住在村里，喜欢去城市里买房子定居。很多上了年纪的女人跟着儿子去城里给他们带孩子。村里人是越来越少了，有时候白天都快见不到人了。

“转了半天，我只看到金富根家那个小儿麻痹症孙子的媳妇。他孙媳妇是一个智障儿。你看，当年金富根对我奶奶说我会遭报应的，事实上，是他自己遭了报应。他这辈子只得了一个孙子，这个唯一的孙子是个小儿麻痹症，走起路来歪来倒去的，笑死人了。我奶奶要是还在世，一定会笑得喘不过气来的。他那样的孙子，还想娶什么样的好媳妇呢！

“这个傻女人平时不怎么说话，会做点家务，出来洗衣服洗菜的时候老看着别人聊天，她看着人家，手里拎着东西，不搭话就站着。如果家里人不来喊她回家，她会半天站着不动。

“平时我没怎么注意过她，今天我才发现她其实长得还算干净，看得下去。人瘦瘦的，胸部却很饱满。我看她一个人在河边洗墩布，弯着腰，半个奶子露着。三十几岁的人，看起来到底还有点